

# 河源风物(组章节选) ■雁峰

## 月光饼

中秋如期而至,月亮依旧以不变的姿势,悬浮于山坳的幽蓝之上……

月光照过千年,照着北人南迁,照着围屋炊烟,今夜又照着桌上这一枚饼了。饼无月光之清冷,而是芝麻、花生与糖糍合成的微黄糍团,密密实地压在模子里,上面印些吉祥花纹,中间一个红点,如同女子眉心的妆饰,竟显出几分朴拙的喜悦来。

这饼能久存,且饱满,甜味能略略安慰漂泊的苦。想来月光饼之所以得名,未必是形似月轮,倒是因了饼的滋味提醒何处是故乡。咬下一口,慢慢抿着,眼睛便眯起来,仿佛不是在吃饼,而在咀嚼一段泛黄的时光。

饼屑簌簌而下,如零落的月光。这饼里藏的哪里是芝麻花生?!分明是客家人的迁徙史——饱经磋磨,终将零碎的甜,凝成一轮沉甸甸的圆。

## 正相塔

江水长流,铜铃轻摇,响声清越,不似人间凡音。

青砖叠涩的檐角挑破云雾,三十二米的高度以六角之势镇守一方;红白相间的塔身是大地竖写的诗行,七层浮屠收拢天地气象,每道墙缝都藏着唐宋风霜……

斜阳脉脉中,沿着旋转的阶梯扶壁而上,手攀触及砖石,古意便顺着指尖渗入,竟有些惊颤。伫立塔顶,远山如黛,阡陌纵横。风呼啸过耳,将尘世喧嚣吹散了去。当年吴潜丞相贬居塔下时,或许曾倚栏远眺,目光融尽了庙堂之高,江湖之远。

朝代更迭,岁月几变;杂草颠头,岁岁荣枯。而塔兀自自然,如同一位缄默的智者,从不言语,任人登临,任人离去。

## 蝉茶

茶园清幽,葳蕤生凉,小绿叶蝉的舌尖刺破月光,将蜜语悄然注入细嫩的叶脉……

采茶人的身影在霞光里浮动,双手极轻巧地往来于枝头。那些被蝉咬过的叶子微微蜷缩,创口竟若神祇所赐的天然封印。一片青山入座,唯有这被蝉牙刺透的才显珍贵。

绿意绕宅,捧茶轻抿,喉啖仿佛有蝉翼轻轻扇动,创口所化育的蜜意,从舌尖一直弥漫至心田……眼前的汤色,分明是蝉用生命的汁液写下的无字诗行。此刻,自己不过是叶片上微小的齿痕——杯中浮起的蝉影,正与灵魂低语。

无声的啜啜中,蜜香自患处生,苦与甜原本是同一根茎上长出的芽。蝉噬的创痕,竟成了自然的秘密,芬芳的源泉。

## 木偶戏

木制的躯壳,裹着绛罗,被悬于丝线,升腾于虚空,演尽悲欢离合。操纵者藏身暗处,指间缠绕着命运的脉络。

线有五色,赤者司首,青者运左臂,黄者运右臂,黑白二线则系于双足。油彩勾勒的面目极尽妍媸,老将军纵马驰骋,水袖女子眼波流转,妖魔扭曲腾跃——挣脱了物质的沉重,在空中划出超越形体的弧线。

锣鼓铿锵,丝竹呜咽;俯仰开合,蹁跹起舞。注视中忽然觉得,人何尝不是被无形之线牵扯着,社会的规训、资本的逻辑、权力的凝视,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,每一个个体皆在其间作有限的舞蹈;自以为活出自我,却不知被多少隐形丝线牵引着喜怒哀乐,消费欲望乃至价值判断。

曲终人散,戏台空荡,唯余几根未收的丝线在风中飘摇,像是竭力要系住什么,却终究什么也没系住。

## 泥鸡

沉睡的泥巴,被捏塑成小鸡的形状,端坐在作坊粗陋的木架上,笨拙如同一个被遗忘的寓言……

年过花甲的老人正缓缓揉搓一团黄泥,翻转,按压,推拉,似在展示着长久的默契。泥坯渐次成型,竹签轻勾慢点,便有了生命的轮廓与神气。随着一根小管插入腹内,然后举起对嘴一吹,清亮的哨音陡然响起,如同雏鸟初啼,霎时划破了小巷的沉寂。

这承载着童年记忆的泥鸡,没有丝毫矫揉造作,也不屑于花俏包装,有的只是泥土的本色与制作的手温。一孔一隙,竟能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——那是对和平日子最深刻的眷恋,是对人间烟火气最诚挚的祝福。

人的双手,人的祈愿,人的气息,让这泥土之身,有了灵魂的温度与歌吟……

## 追龙

清冷的晚风透着新春余韵,整个山村渐渐聚集起一种喧闹而庄重的期待。

当锣鼓声骤然掀开夜幕,万千盏灯笼便次第亮起,汇成一条巨大而光明的游龙,通体透亮,金鳞闪烁。有人擎龙首,有人扶龙身;有人前呼后应,有人尾随奔跑。人群的喘息与脚步声化作一股热浪,裹挟着一种原始而热烈的意志。

龙灯过处,老人立于门边,双手合十,闭目低语,虔诚的剪影隐约有岁月。沉睡百年的仪式,正被无数双举灯的手托起,又被无数追随的脚步唤醒。巨龙腾挪,火星坠地,总有俯身拾捡者——掌心承接的,是从先人手中递来的火种。

这哪里是追龙,分明是人借龙形,在追逐那份未曾熄灭的梦想。龙灯在,人心便有了附丽,人世便有了风调雨顺、族群延续与血脉相连的美好。那些执灯之人,在蜿蜒的追行中,追着追着,自己也成了龙。

## 猫头狮

以竹为骨,以纸为肤,在木架和彩纸之间,神异造物渐渐显露出轮廓——既非全然猫,亦非纯粹狮。

红纸裁出血脉,竹篾折成筋络,每一次弯折与粘贴,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,而是亦此亦彼的创造。猫的灵动机敏与狮的威严勇猛,本属不同向度的气质,却被融为一体。朱砂与石青在碗碟中搅动,彩笔饱蘸着,稍一迟疑,便点出深潭般幽邃的眼睛……

猫头狮终于舞动起来,在鼓点中跳跃旋转。此时此刻,艺术从观赏对象变为体验过程,从物质存在升华为精神表达。观者与舞者共同参与

了一场仪式,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平凡与琐碎。

山风吹过,静悬檐下的狮头鬃毛微动,仿佛从漫长等待中苏醒。二目炯炯,咆哮涌喉,这乡野一隅升腾起来的粗粝而磅礴的生命呐喊,依然能穿透岁月,直抵人心深处。

## 太平街

三百米的长度,却行走了一百年。

石板路在晨光里翻身,将昨夜的轻尘抖落。骑楼斑驳处,时间正以苔藓的形态缓慢生长;南洋特色建筑隐匿其间,匾额的金漆褪成旧时月色,五指毛桃鸡的香气却新鲜热烈;镂空雕花的木窗吱呀推开,飘出几句山歌小调——那是客家女子在纱线尽头捻入的半阙相思。

从经营布匹、海味、药材、杂货等,到集文化、商业、旅游、休闲、餐饮于一体,虽经岁月变迁,那份繁华与传统却得以延续和演化。裁缝店的卷尺仍在丈量时光,银针牵引丝线穿越无数晨昏,江畔木棉花在屏幕中睁开惺忪睡眼——历史和现代,正交织着从网红里走出来……

灯影在商铺招牌下迟疑,古街便收起所有声息,唯余江风穿过牌方,诵读一个被镀亮的盛世。

## 马灯舞

纸糊的马首,彩绘的马身,腹内点油灯。十数男女皆着彩衣,面涂朱紫,腰系灯马,在晒谷场上排开了阵势。当锣鼓交鸣,表演者应声起舞,步履穿梭,马头相撞,马尾相扫。每匹马后,都随一持鞭的骑手,作扬鞭打马状。马与人似分似合,人借马势,马仗人威,浑然一体。

舞至酣处,鼓点密如暴雨,马队旋如飞轮。只见一团光雾滚动,进出蹄声、铃声、喊声,掌声,杂以烟火之气,将山村的夜晚搅得沸腾。

没有水袖翩跹,没有翎子飞扬,只是近乎原始地表达着欢愉。在这僻壤之地,古老的民俗依然活着,虽简陋,却真实,仿佛是尘世的缩影。人人背负生活重担,犹如舞者缚着灯马,却仍要在有限的场地上腾挪跳跃,尽情展现生命的活力。

庄稼一茬一茬生长,灯马一年一年炫耀……

## 学宫

石阶上浮动着淡淡苍痕,风吹过廊道总会慢下脚步。那些刻在木牍上的姓氏早已被时光嚼碎,散作墙角零落的钟鼓声……

大成殿空旷开阔,静谧爽朗,斗拱漆色斑驳,恍惚间犹见先生们的长衫拂过孔子塑像,袖中跌出半部《春秋》。

明伦堂内,桌椅整齐排列,虽空无一人,却仿佛回荡着讲学之声,青衫士子负手吟哦,或埋头疾书,一派孜孜不倦的场景。

尊经阁的蠹鱼正啃食着谶纬,突然在《大学》的某页空白处沉默——原来真正的训诂藏在每根梁柱的纹理中,榫卯咬合迸出格物的火花。

夕阳斜挂,俯身拾起一片瓦当,忽闻书声阵阵传来。那是尚未被驯服的方言,带着稻香与铁器的韵律,将种子放入心田的憧憬。学宫历经百年而不废,岂因建筑形制华美,实乃其蕴含的精神不死。

# 一棵树的自言自语

■刘夏怡

你偶然路过,瞥见我那一刹那惊愕的目光,像一米暖阳照进了我的心里。我知道你很困惑,在这热到万物趋于融化的季节,我居然还在渴望暖阳。

学校里的孩子们来来往往,他们不知道我以前多么健壮,他们也不在乎我现在有多颓然,因为他们来了又走,走了又来,时光更迭,已经没有人记得我曾经存在过。

你年复一年在这里上课,课间总会出来看看我,看我在春天羞涩地脱去旧衣裳悄悄地穿上新装,看我在夏天舒展着把阳光揉成星星洒在地上,看我在秋天迎着风自由地歌唱,也看我在冬天安安静静地像个北方人一样猫冬。我曾经探头到四楼的教室里偷偷看你上课的模样,也好想告诉你最后一排有个孩子没有认真听课,而是甜得我发呆。大概是乌鸦发现了我的心思,用它的大嗓门呀呀呀,吸引了全班人的注意力。小乌鸦蹭地一下飞走了,我只能害羞地假装什么也不知道。你也别怪它,它是我的好朋友。

一晃眼,我已经20岁,我也好

奇我身上有没有长齐20圈年轮,大概还是有的吧。因为我从你的脸上也看到了年轮的印记。而每一道印记,都嵌入了许多教育故事。我听过你对学生的贵之深,爱之切;也看过你累到直不起腰来趴在栏杆上沉默;还看过你把学生赶出教室只为了让他们看我一眼,那一刻我就像个明星一样,接受着孩子们不情不愿地注目。

原来,我才20岁。他们说,我挡住了孩子们的阳光,把我砍掉,现代化的机器可真厉害,不到1个小时,就夺走了我的20年。我一遍一遍地数着自己的年轮,奇怪,明明只有20个数,我却怎么数都数不清……滴答,滴答,雨下得可真及时,这样你就察觉不到我的惊慌失措了。

上课铃响了,你快进教室吧。我再也偷看不了你上课的样子了,我再也不送你你一片翠绿的叶子了,我再也不是你逼孩子出来看看绿色的理由了。可是,我还在这里呀,你如果又直不起腰了,就下来在我身上坐坐。我数过的,我20岁了,可以支撑你瘦弱的身躯。

# 月亮依旧升起

■程亮

童年时,中秋节是纯粹的欢愉。在小小的村庄里,一进入农历八月,节日的序曲便悄然奏响。大人们开始忙碌起来,空气中飘散着新摘的瓜果清香和月饼的甜腻香气。

对于我们这些孩童而言,中秋意味着可以名正言顺地呼朋引伴,在村里的晒谷场、巷陌间尽情追逐嬉戏,直到夜幕降临。老人们总说,八月十五的月亮是一年中圆最圆的,那如水清辉,是为了照亮嫦娥回家的路,也是为了映照人间的团圆。那时的我们,仰望那轮似乎触手可及的冰盘,心中充满了对遥远仙境的好奇与瑰丽想象,听着大人们一遍遍讲述那个古老的传说,只觉得故事比月饼的馅料还要甜。

记忆里最鲜明的画面,莫过于中秋之夜。家家户户早早地将小方桌搬到庭院中央,除了必不可少月饼,还有菱角、石榴、莲藕、毛豆,或许还有一个象征圆满的柚子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晚风轻柔,虫鸣唧唧,那银盘似的月亮就悬在头顶,仿佛专为这家家户户的团圆而明。我们一边啃着香甜的月饼——或许是简单的五仁,或许是酥嫩的百果,一边听着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。那时的月饼,于我们而言,是节日里最令期待的美味,是甜蜜的犒赏,是热闹的一部分。对于“团圆”二字背后可能蕴含的别离与思念,我们浑然不觉,因为父母在侧,伙伴相邻,整个世界就是那个完整而温暖的小村庄。中秋的幸福,是如此具体而微,充满了人间烟火的踏实与满足。

然而,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变革的力量,无声地冲刷着旧日的图景。曾经热闹的乡村,如同退潮后的海滩,渐渐显露出几分寂寥。年轻的臂膀纷纷背起行囊,奔向远方的城市,去追寻更广阔的天地与梦想。村庄里,多了许多空寂的院落,留守的老人与孩子,成为了日常的主角。中秋的月亮依旧会准时升起,依旧那

般圆润皎洁,但当它的清辉再次洒向熟悉的庭院时,它所映照的,往往不再是围坐的欢笑,而是孤独的期盼与隔空相望的思念。

于是,月饼这个古老的节令符号,被赋予了全新的、更为沉重的情感内涵。它不再仅仅是节日的甜点,更化作了一座情感的桥梁,一头连着远方游子的辗转反侧,一头系着故土亲人的望眼欲穿。它成了乡愁最浓缩的载体。对于守在老屋的父母而言,中秋是计算儿女归期的期盼,是将爱意与牵挂一同揉进面皮、包入馅料的默默劳作。对于散落在天涯的游子而言,中秋则是在异乡的霓虹下,掰开一块月饼时,那瞬间涌上心头的、对故乡风物与亲人音容的无限眷恋。一块小小的月饼,跨越千山万水,传递的已不仅是滋味,而是“但愿人长久”的祈祷,是“千里共婵娟”的慰藉。它提醒着我们,无论脚步走得多远,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线,牢牢系在出发的地方。

中秋之夜,因而总是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。有幸阖家团聚者,其乐融融,月色平添温馨;而月圆人未圆者,则对月兴怀,月光更照孤影。这份“此事古难全”的缺憾,恰恰反衬出团圆的无比珍贵。它让我们懂得,团圆并非理所当然,而是需要珍惜与守护的福分。

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,中秋更像一个温情的提示,让我们暂且停下匆忙的脚步,抬头凝望那轮千古不变的明月。它见证过无数悲欢离合,却始终以澄澈的光辉抚慰人心。无论我们身处何地,境遇如何,在这一夜,我们的心灵都可以通过这束清光彼此靠近。月光之下,是对过往温馨的追忆,是对当下拥有的感恩,亦是对未来重逢的期许。

心向团圆,便是中秋。即便身不能至,但只要存着一份对家的眷恋、对亲人的祝福,那轮圆月所象征的美好期许,便已在我们心中圆满。

## 诗歌

### 时间的礼物(组诗)

■伟宁

#### 风的眼睛

在清晨  
我看见了  
风的眼睛  
长在一片叶子上  
藏着  
夜的秘密

#### 落下,是另一种升起

不知为什么  
我总喜爱一些轻盈的事物  
一瓣落花,一片叶子  
甚至是一滴翻滚的露珠  
它们太像我的忧伤  
风,一吹就落  
不信你看——这窗前的树啊  
叶子又掉了  
在这丰盈的夏日的早晨  
它,却在去往秋天的路上

#### 在路上

风——在抱我  
音乐——在吻我  
时间——在穿过我  
我脚步急促  
追赶明天  
忽然,你停了下来  
消失在——  
每一个毛孔里

#### 我还想爱你

在我的泪水  
尚未,完全干涸之前  
我还想爱你  
这一次  
我想以残缺的部分爱你  
以灵魂,以肉体的赤裸爱你  
以永久的死亡  
和遗忘爱你  
在虚空的万物中  
像爱一朵花一样  
去爱你的凋零

#### 时间的礼物

我胸膛里  
挂着命运的钟摆  
左摆是过去  
右摆是未来  
而现在  
既停不了  
也绕不开

#### 生活

来,咬住我的耳朵  
我不想听见任何声音  
来,咬住我的唇  
让我陷入长久的沉默  
在我想哭泣的时候  
就是这样——请咬紧我  
像疼痛咬紧黑夜  
像落日咬紧了黄昏  
呵,这每一寸无情的流逝呵  
还有什么  
能比这更令我受用

#### 命运

走入冬天  
我所看见的是春天的影子  
林子里,站满了裸露的躯体  
阳光,像一个造梦者  
站在高处  
地面上,蚂蚁推着蚂蚁  
尘埃望着尘埃  
我躺在雪地中  
光,刺伤了我的眼

#### 瞬间与永恒

天是蓝的  
草是青的  
我就坐在那儿  
深吸了一口  
色彩的味道  
光影,便凝固了时间

#### 弯曲

小路,是弯曲的  
月亮,是弯曲的  
我在拐弯处  
回望  
那似曾相识的背影  
远远的

